

红山忻



短篇小说集

忻山红

《忻山红》三结合创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忻山红

《忻山红》三结合创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67,000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10171·476 定价: 0.46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上海工人阶级参加内地建设的短篇小说集。作者都是上海支内工人。他们满怀革命激情，从不同侧面描绘了内地建设的风貌，展现了内地建设中尖锐复杂而又绚丽多彩的斗争生活，热情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内地建设工作中的伟大胜利，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作品塑造了一些立足山区、放眼世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战斗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作品具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富有山区色彩。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备战、备荒、为人民。

目 录

新的进军·····	蔡家骏 (1)
后山风波·····	陆岭麓 (24)
本色·····	吴仲翔 (44)
画家·····	李道麒 (64)
脉搏·····	张长明 徐梦梅 (82)
钢铁哨兵·····	严国兴 (102)
雪崖春歌·····	戴阿林 (122)
育苗·····	力 兴 (141)
跑步前进·····	韦国华 (153)
我的师傅·····	贺 明 (169)
大修之前·····	柏凌梁 (189)
“一把手”·····	陶象卿 张燮忠 (206)
忻山红·····	杨志松 (217)



新的进军

蔡家骏

在革命战士的征途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一个支内工人的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晨，碧空万里，火红的朝霞给黄浦江披上了万片金甲，滚滚金波一浪盖过一浪，不停息地向东奔流而去。

江边大道上，一溜儿排开几百辆汽车，满载着大批支援内地建设的新战士和大批支内物资。红旗飞舞，锣鼓喧天。上海前进机械厂等十多家工厂的支内大军就要出发了！欢送的人们亲切地勉励战友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在内地建设中立新功。前进厂革委会主任、造反派队长杨永昌斜背着黄背包，和人们热烈地交谈着。现在，他正高兴地向前来欢送的厂革委会副主任赵凌云说：“老赵，你看，这不也是一次威武雄壮的进军吗！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击退一切反革命的妖风。让我们今后在不同的岗位上，

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共同目标，永远坚持斗争，坚持前进！”

赵凌云紧紧握着杨永昌的手，感慨地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阿昌，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场斗争给我的教育。”

江风阵阵吹来，远航巨轮的汽笛声在浦江两岸上空回荡，看着这一切，赵凌云心潮滚滚，渐渐地，渐渐地，十天来的这场斗争又展现在他的眼前……

—

十天前的下午，在前进机械厂的一间小木屋里发生了一场争论。

小木屋，就是工具间隔壁那间简陋的木屋，过去它并不怎么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以来却成了厂里的“中心”。这里开始是造反队队部，现在又成了革委会的办公室，门外那块不久前才挂上的写着红字的木牌，还散发着油漆的清香。现在，屋里正在召开革委会扩大会议。原来，前进厂除了完成本身的生产任务外，根据战备的需要，还要在忻山地区为内地筹建一个新厂。这次扩大会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主持会议的杨永昌，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尽管他又开两腿，还是比别人高出一个拳头。他虎生生地站在那里，给人一种浑身是劲的感觉。会议开始，他带领大家学习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家充满激情地朗诵了这段语录，回想起在毛主席这一

教导下经过的战斗历程，心头都翻腾起阵阵热浪。

杨永昌看了看周围的战友，激动地说：“同志们，在一月革命中，我们夺回了被走资派篡夺的那部分权力，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的战斗在召唤着我们。我们一定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说到这里，杨永昌捏紧了拳头。

人们知道杨永昌捏紧拳头，就是要准备战斗了。只听他接着说：“毛主席、党中央一直关心内地建设。搞好支内工作，是加强战备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大家议议看，我们怎样来完成这项任务？”

杨永昌的话刚落音，革委会常委、老工人钟根生就伸手摸起满脸的络腮胡子，这是他要发言的习惯动作。近来他忙得没功夫拿剃刀，胡茬足有二三分长，摸上去“沙沙”响。钟根生摸完胡子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厂的走资派倪桑，蓄意破坏支内工作，在内地筹建新厂时不考虑战备的需要，尽搞些疗养所之类的生活设施，热衷于养鸡、养鸭，甚至养奶牛。这样的厂，打起来根本不能生产前线所需要的产品，只能作为他们一伙逃跑、活命的避难所。这完全是刘少奇那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今天我们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牢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彻底肃清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把支内工作尽快地搞上去。”

“对！要尽快地把支内工作搞上去！”发言一个接着一个。

杨永昌见大伙那股火热的劲头，坐不住了，站起来说：“昨天我到支内办公室开会，上级要求我们加强对内地厂人力、物力的支援，按照忻山地区工业局的要求，迅速建成新厂，生产出国防急需的05产品。我想，大家的劲头足着哪！于是就立下

了一张‘军令状’。喝！你们猜多少时间？”说着，他停顿了一下，不等别人回答，伸出两个指头。

“好哇，两个月！”

人们兴奋地交换着赞许的眼光，可是厂革委会副主任、原厂党委副书记赵凌云听了，眉毛微微皱起，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忧虑。他想说什么，可又忍住了，只是猛吸了一口烟。

钟根生摸摸胡茬，抢着说：“人力支援不成问题，我老钟现在就第一个报名。主要问题是设备配套比较困难，尤其是最关键的三号设备，老厂在用，不能来个分身法，一掰为二。走资派倪桑就曾经以此为借口，拖延内地建设。当时阿昌带领大伙已动手试制土三号设备。倪桑知道后，恼羞成怒，蛮横无理地以党委书记兼厂长的名义，下令把造了一半的土三号设备停下来，我们自己设计的图纸也被他收去了。”

听了钟根生的发言，人们心情都很激动，纷纷表示，要把被走资派断送了土三号设备立即“扶上马”。

赵凌云显然被大伙炽烈的情绪所感染，感到自己的担忧有点“那个”……这时，杨永昌正好请他发言，他搓了搓手说：“上午阿昌已跟我聊了聊，我觉得支内工作应该尽快上马，但也不能脱离厂里的生产实际。眼下，厂里生产十分忙，短期内要制造出内地厂所需要的全部设备，有很多困难。但是，大家高涨的革命热情鼓舞了我，增强了我的信心。刚才老钟师傅说起的土三号设备，技术组刘潜中午也主动提出协助制造……”

“刘潜，他怎么变得热心起来？”杨永昌警觉地在脑子里闪了个问号。这个小商人出身的原技术科长，文化大革命前，是倪桑推行修正主义企业路线、大搞管卡压的一员干将。扼杀土三号设备试制，就有他的鬼点子。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追随

倪桑卖力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革命后，他突然慷慨激昂地批判起倪桑的罪行来。可是，种种迹象说明，这个人阳一套，阴一套……

赵凌云不知道杨永昌此时的想法，顺着自己的思路，似乎下了个决心，提高声调说：“让我们跳一跳，争取在两个月内，造出全部设备，把这个果子摘下来！”

“对，是要跳一跳！”杨永昌接过赵凌云的话，“不过，形势发展了，光跳一跳已经跟不上了，现在需要我们乘一乘火箭！”

“乘一乘火箭？！”赵凌云注意地听着。

这时，杨永昌把斜背在身后的那只黄背包拉到身前，伸手从里面取出一封信来，说：“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这是胡秀莲从内地新厂筹建组写来的，今天中午刚刚收到。”

一听是小胡的来信，大家的注意力立刻集中起来。胡秀莲与杨永昌都是钟根生的徒弟，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第一批冲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闯将。一月革命夺权后，胡秀莲是厂里“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副指挥。根据斗争需要，她主动要求到内地去，直接参加新厂筹建组的领导工作。此刻听说她来信，大家怎么能不关心呢？因此都催着杨永昌快念。

杨永昌抽出信纸，说道：“前面是开场白，不念了，从这里开始，秀莲是这么写的：第一，热烈祝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斗争中胜利诞生。第二，内地建设形势一片大好，但斗争仍在继续。近来有人刮起‘下马’妖风，说什么‘支内是错误路线的产物’，应该‘彻底砸烂’。要‘拆掉机器，杀回上海闹革命’。广大支内工人开展革命大批判，从路线上分清是非，煞住了这股妖风，不久就可把这股妖风的来龙去脉追查清楚。第三，为

了彻底粉碎‘下马’妖风，我们决定针锋相对，边建设、边试制、边投产，加速新厂上马。目前最急需的是三号设备，我们准备将文化大革命前搞了一半的那台土三号设备运进山，进一步加工完成，让被走资派倪桑扼杀的新生事物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发展成长。我准备过几天就来上海运土设备，望你们先装好箱。第四，也是最后，……最后，呃……”

杨永昌正流畅地念着，突然舌头打起结来，笑着说：“就这些，没有了。”

“‘最后’怎么啦？”坐在后排的小张，要杨永昌继续读下去。

杨永昌看了他一眼，说：“最后嘛，就是‘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小张站起来要去拿信，钟根生摸摸胡茬，说：“好了，好了，还是继续讨论吧。秀莲的信对我们支内工作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内地工人向我们挑战了，我们怎么办？”

“应战！”小张的喉咙最响。

“上！”大家纷纷响应。

钟根生“霍”地站了起来，说：“阶级敌人刮‘下马’风，这是在搞倒退，阿昌，我们要加快上马步伐，打垮敌人的新反扑！”

“老赵，你看呢？”杨永昌征求赵凌云的意见。

赵凌云想了一下，说：“秀莲他们干劲真足，主动把完成土三号设备的重担挑去了，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攻其他设备配套，决不拖他们后腿。”

杨永昌感到赵凌云还是钻在生产的圈子里，看不到尽快早日进山的政治意义，因而前进的步子总是跨不大，心想，还得热情帮助他呵！

想到这里，杨永昌两眼闪着刚毅的光芒，坚定地说：“秀莲他们抢挑重担，我们也不能拣轻的啊！筹建组条件这么差，尚且有魄力自己干，我们难道不能干吗？更何况，这一仗不是单纯的生产仗，首先是一场回击敌人“下马”妖风的政治仗。必须抓紧，抓紧，再抓紧。因此，我提议在二十日前，攻下土三号设备，同时将主要设备配齐，让秀莲一起运回去。新的支内人员也一同进山。”

话音刚落，小木屋里顿时象开了锅，群情沸腾起来，纷纷表示支持阿昌的建议。赵凌云瞪大眼睛，张大嘴，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隔了好一会才说：“阿昌，我真是赤了脚也赶不上你。就是一、两个月内完成这些任务，还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十天，岂不太……你说这话事先考虑过吗？”

“我接到信后就开始考虑了，我们有下面几个有利条件。”杨永昌站起来，扳着手指头说，“第一，土设备虽然搞了一半被倪桑扼杀了，但我们的工作从没有停过，钟师傅带领着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利用业余时间一直在继续研究。虽然还有一些困难，但只要发动和依靠群众，是能解决的。第二，设备配套问题，我们先抓重点，后抓一般，十天内把试制 05 产品的主要设备配齐是完全可能的。第三，也是最后，”杨永昌正要往下说，小张竟“吃吃”地笑出声来。

“笑什么？”

“我们笑秀莲写信时把你的‘第一’、‘第二’一直到‘也是最后’都学得去了。”小张说。

杨永昌也笑了，说：“你们不让我说下去也好，这最后一点让给你说。”

“是！”

小张站起来，学着杨永昌的样子，叉开腿，把中间的那个指头一扳，说：“第三，也是最后，这个有利条件最重要，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阿昌，我说得对吗？”

“哈哈……”委员们都被小张的样子逗乐了，小木屋里一片快活的笑声。可这次赵凌云却没有笑，他心头上仿佛有个大问号压着：到时候造不出来怎么办？唉，搞得不好，还会影响老厂的正常生产。他出神地想着，后面讨论的情况一点没听进去。等他把注意力拖回来时，杨永昌已捏紧了拳头，在“调兵遣将”，作战斗部署了。

会散了，大家涌出小木屋。杨永昌把黄背包往身后一背，撞了撞还在沉思的赵凌云，亲切地说：“老赵，走，咱们聊聊。”

二

前进机械厂紧靠着黄浦江。杨永昌与赵凌云沿着江边大道走去。晚风带着醉人的暖意轻轻吹来。江面上千轮万船，灯火通明；对岸建筑物上，“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霓虹灯，映红了天空。

“老赵，你在想什么？会议下半场起，怎么一声不吭？”

“阿昌，你的闯劲我实在佩服，可我也不得不为你捏一把汗。这是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一场硬仗哪！万一到时候完不成，既耽误新厂的时间，又影响了老厂的生产。”说到这里，赵凌云猛抽了一口烟，继续说，“任务完不成，我分工抓生产的，愿意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我担心有些对文化大革命心怀

不满的人，会趁此机会，攻击新干部，攻击造反派的呀！”

杨永昌听了，心情很不平静，想了想，热情地对老赵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主动进攻！我们想到的不应当是个人责任，而是革命利益。现在，阶级敌人正在猖狂挑衅，需要我们迅速反击，勇敢地冲上去。你支持造反派，就应该支持造反派的斗争；你爱护新干部，就应该把新干部推到风口浪尖上去锻炼。我觉得，要从路线上看问题，否则，我们的行动就会动摇不定。在这点上，老赵，我们要继续发扬一月革命时的精神啊！”

象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杨永昌的话在赵凌云心中激起层层波澜。他思绪绵绵，心潮翻滚，一月革命夺权时的战斗情景，再一次呈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个瑞雪纷飞的夜晚。

厂长办公室内，烟雾腾腾，一副杂乱的场面，办公桌上乱放各种单子。倪桑满脸是汗，正在签发支内补助费、串连费。刘潜在一旁帮助整理单据。赵凌云推门进来，劝阻倪桑说：“这样做，恐怕不对吧！”倪桑冷笑着说：“副书记同志，识时务者为俊杰。听说他们正在整理揪斗你的材料，你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来管我？”说着，嘴角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狞笑：“我也是为群众着想嘛。”说完，欠起身子，又要继续签字。

赵凌云对此感到气愤，可是想到自己身上有错误，又不知如何处理为好。

正在这时，忽听“砰”的一声，办公室的两扇门被重重地撞在墙上。倪桑吃惊地抬起头来，只见杨永昌捏紧了拳头，高大的身材铁塔似地竖在眼前，一左一右是钟根生和胡秀莲，身后

是小张，门口还不断有人涌进来。倪桑心里一慌，“呵！”的一声，笔从手中滚到地上。

杨永昌上前一步，“嘯”的一声，将拳头压在那叠单子上，圆睁怒目，喝道：“住手！你想用反革命经济主义腐蚀工人，进行反扑，妄想！”

倪桑翻着无神的眼睛，狡辩说：“过去我在支内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对支内群众关心不够。现在我改正错误，将功赎罪，以实际行动与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呸！你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罪上加罪！”杨永昌怒不可遏地说，“你还在幕后煽动一部分群众离开生产岗位，妄图达到你进一步破坏支内、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

“冤枉，冤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倪桑一面抵赖，一面用手帕擦着脑门上滴下的冷汗。

赵凌云看着这一切，心里受到震动。他迟疑了一会，突然一个箭步冲过去，“哗”的一声把倪桑的写字台抽屉拉开，取出一封信来。倪桑气急败坏地要抢，已经来不及了。

赵凌云转身把信交给杨永昌，说：“这是倪桑的罪证。倪桑妄图盗用党委名义煽动支内工人离开工作岗位。”

杨永昌接过信，紧紧握住赵凌云的手，说：“老赵，你做得对！”

赵凌云感到一股暖流从杨永昌手上迅速流往他全身。他站在造反派一边，怒视着倪桑。

杨永昌捏紧了拳头，对着缩成一团的倪桑挥了一下，说：“你坚持反动立场，屡教不改，广大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了，今天我们要踢开你这块绊脚石。”杨永昌说着，从黄背包里掏

出一份《夺权通告》，庄重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我代表全厂联合起来的革命群众组织和全厂革命职工宣布：勒令倪桑靠边，彻底检查，交待罪行，并接受全厂革命群众的进一步批判！”

钟根生“唰”地抖开手里一卷红纸，上面写着“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小张马上挥起浆糊刷子往门上一刷，把红纸端端正正贴上。秀莲亮开清脆的女高音，带头呼起口号来。

倪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两眼发黑，偷偷地一看，刘潜不知什么时候早溜走了，于是拖着沉重的两条腿，低着头从人缝里钻了出去。

这一切只是在几分钟里发生的。赵凌云感到突然，但又感到必然。他站在那里，既感到高兴，又感到不安。

杨永昌把手里的《夺权通告》交给秀莲，叫她马上送广播室向全厂广播。随后，走到赵凌云身边，从黄背包里取出一包饼干递到他手里说：“这几天不大见到你到食堂吃饭，胃病又发了吧？喏，给你带在身边，别把身体搞垮了。”

赵凌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啜嚅着嘴唇，没有直接回答杨永昌的问话，半晌才说：“我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杨永昌拉着赵凌云走到窗前，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语调深沉地说：“老赵，我们今天的斗争，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后的道路长着哪，我们欢迎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今后要加强学习，分清路线是非，不然的话，还会掉队啊！”

.....

“呜——”，江面上传来一阵汽笛声。赵凌云从回忆中惊醒，他凝视着江面上乘风破浪向前挺进的汽艇，又看着身边的